

一声细柔的牧哨

南泽仁(四川甘孜)

晨光微醒，后山松林中响起几声又几声清亮的鸟鸣，接着磨房沟的河水也开始喧腾了。

沃吉睁开睡眼，见木窗上的光线照着小孙女红扑扑的脸蛋，像她的梦很香甜似的，她就不出声地笑了。她用最轻的动作起身离开房间，从厨房的水缸里舀起一瓢清水，倒进院角的一截木槽里，又拌入一把玉米面，安顿一院子的鸡鸣狗叫。

一把竹扫帚像带着使命似的立在院门后，沃吉拿上它出了院子，两扇木板门在她身后低哑地叫唤一声后闭合了。

沃吉穿过一栋栋石墩子房，来到村口。通向村庄的两道石墙，像一群慢慢起身的牦牛，夜雨使它们的黑更加深透了，她忍不住朝它们吹出了一声细柔的牧哨，几只歇在旁边古柏树上的鸟儿，扑扇起风声飞向了广阔的青稞地。沃吉放眼脚下这条通往村庄、通往河谷牧场、通往村外的水泥路，是那样暗沉，像生铁，又像暖石铺就的。她弯下腰，倾斜扫帚尖开始清扫村路，每扫一下，地面就发出一声沙沙的响，接着身后就会显露出一片银光来。后来，这响声也不单调了，交织着叮叮当当、梆梆的声音，它们是散落在路上的牲畜粪便、干柴草和塑料瓶发出的。这些声音逐渐缓慢粗重的时候，清扫就顿住了。

沃吉从路边捡起一块薄石板，铲起路上的牛粪，堆放在路旁边，风干了，有人会背去倒进自家的青稞地和豌豆地里做肥料。铲完，她又持续朝前走了好长一段，她一边走，一边捡起路上的干柴枝，足一捆，就用一把干草扎起来放在石墙边。年迈的老人经过，像收到了一份礼物样抱回家去，添进炉灶里煮茶取暖。等沃吉再折回来，拿起扫帚清扫路面的时候，她的步子快而轻盈，藏袍边子摆动着窸窣窣窣的声音。

天光在慢慢发亮，有些人家的土瓦房顶冒起了炊烟，有些人家的门缝里传来几声狗叫。几头小牛犊的哞叫声响起，接着就有身披黑毡毡褂子的老人挥动着一根细长的木枝，赶着牛群从路口上方经过，那根木枝只在空中跳跃着，从不打落在牛背上。沃吉看到他们从没有清扫的路上经过，她的心就感到了惭愧，觉得自己应该起得再早些的，这样老人和牛群，一出门就能走在干净的路面上。她这样想着，挂在手中的扫帚也像在自省似的……几天前的清早，沃吉去林中捡野菌子回来，远远看见绒布把扫帚别在村头的第一间磨房背后，便赶着牲畜上牧场去了。沃吉经过磨房，顺手取回了扫帚，这意味着她接下了一段较长时间的清扫村路工作。村里其他人若是看见，也会去取下这扫帚来的。他们像守着默契似的爱惜这条通村路，就像爱惜自家的院落一样。

老人赶着牛群已经走远，沃吉还望着路口，她仿佛听到水泥路面传回来闲散自在的蹄音，那么像一首村庄的晨曲。沃吉像受了启示，低声哼唱起了一首最近流传在村中的山歌子：走在银色的路上/脚步也打着节拍/姑娘的裙边没有泥泞/小伙的靴尖干干净净/围在火红的炉边/心儿也打着节拍/甜茶的甘美润泽嗓子/油酒的浓香舒展舞姿。

今夜，沃吉和村里的人们就会带上哈达去参加邻居家准备的锅庄舞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邻居家买到了珍贵的龙巴茶花，准备熬煮一锅请大家品尝。长期在高山牧场生活的人，大多都有风湿骨病，听说，喝了这种茶汤能祛湿，走路轻巧。每次参加舞会，沃吉都会选择坐在角落里欣赏人们唱山歌，她感到听歌和唱歌都是一件能让人忘记疲惫和烦恼的事情。尽兴时，人们会纷纷起身围着柱子绕圈而舞，舞姿朴素而自由。没有外出的年轻人，也会加入到这样的传统舞会里活跃气氛。沃吉的女儿在关外教书，寒暑假回来也爱去凑热闹。

有人提议：“嗨，沃吉家的姑娘，给我们跳一段关外的藏舞吧！”

她欣然答应，并一把推开黏在身上的女儿，提起裙边就去锅庄楼板上跳起来，像她天生就长在花海里，拥有翩然舞蹈的本领。坐在角落里的沃吉会为女儿的大方感到局促，像跳舞的人是她自己一样。遇到村庄里有人家办喜事，姑娘就会约上几个村中的灵巧女子，在平展的水泥路上编排一场现代藏舞，为办喜事的人家添一份喜庆。沃吉在锅庄边喝茶都能听到她们起起落落脚步，那么像一群善于跳跃的魔鬼误入了牧人落脚的村庄里。

逐渐明亮的晨光，有力地淹没了沃吉的扫帚声，也淹没了她的浅唱和回忆。

“沃吉——”

一个悦耳的声音在呼唤沃吉，她随声转头去看，只见格布家的女人在二楼的窗户上唤她。沃吉停下扫帚答应，格布家女人便朝她晃动着那只带龙头镯子的手，说是刚挤了新鲜牛奶熬茶，请她去喝。沃吉指了指前面没有清扫的路，表示在工作中，暂时不能离开。格布家女人很快消失在窗口，像一个画框焕然一新去了一幅鲜明耀眼的图像。

沃吉继续清扫，格布家女人的唤声很快又在她身后响起了。她回头去看，格布家女人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奶茶朝她走来。沃吉忙把扫帚靠在墙边上，用围裙擦拭双手、擦拭嘴巴才接过奶茶，轻轻喝下一口，她的身体顿时充满了温暖。她感到在空气清凉的路边上喝茶，另有一番滋味，大茶散发出了它嫩芽时的生涩味道，牛奶似乎还有一丝淡淡的玉米香气。格布家的女人看着沃吉喝茶，她就很安心似的笑着，晨光照着她红绿头绳映衬下的笑

脸，十分明媚。沃吉喝下半碗茶，把碗放在围墙上歇息，格布家的女人也把挨着沃吉的那只手肘倚在石墙上，像她们很亲密的样子。沃吉是不爱说话的，但她是一位极有修养的听众。格布家女人就在沃吉端起碗喝剩下那半碗茶的时候，说起了她的几个孩子在山上捡虫草的事情。她说着话，头微微朝着沃吉倾斜，声音带着几分神秘，像风会把她的话传散开一样。

“今年的虫草是围着我家孩子跑的，他们去阴山，遇见一坪纤草，一挖就是几十根。去阳山遇见的虫草少，但挖到的每一根都足有小指头这么粗。”她说这话，亮出了自己那根圆润饱满的小拇指，觉得过于夸大，就从石墙上折断一截木枝递给沃吉看。沃吉就对着那截木枝发出了轻轻的笑，像看到了真的虫草一样。

“这通村路是更加方便外来人了。收虫草的人把车开到山脚下，跟挖虫草的人一起上山，坐等新鲜的虫草出土，立刻上去谈好价格，然后直接把虫草塑封进保鲜袋里，连夜运出山去。”沃吉对着这节奏起伏的话，不时摇一摇头表达不可思议，她的眼睛却看着不远处的一片大黄花，它们的绿是那样蓬勃盎然。

“塑封的虫草运到大买家手里，打开的时候，它们可能会动一动。”沃吉听到这里，她把眼光收回来望了一眼格布家女人。正在轻轻摇摆的女人从沃吉的眼睛里看到了惊讶，她就呼出一口很长的气息，接着僵直地站在沃吉面前不动了。沃吉明白了女人是在演绎一根冬虫变成夏草的整个过程，她就拾起围裙掩住口扑哧一声笑了，像围裙忽然按住了一只跳窜的松鼠。女人从沃吉的笑声中感到了喜悦和问候，她就从沃吉手中取回茶碗，转身朝家门走去，系在她腰间的串珠，发出了一场细密的雨声。

沃吉接着清扫，脸上保持着格布家女人带给她的笑。捡拾过的路面使清扫变得轻省了，很快，她就扫到了自己家的院门外，清扫也完成了一大半。她回头去看扫过的路面，是那样干净整洁，像自家的院落一样。

太阳还没有升起，住在村头的两位阿婆已经坐在路上方的一根原木上等待了。她们看见沃吉清扫快接近时，就让出中间的位置，请她去她们身边休息一会儿。沃吉并不劳累，却也拖着扫帚去坐一会儿。一位阿婆拉起沃吉的手，护在自己的手心里轻轻地摩挲着，像是在抚平她手中那些粗糙的茧子和纹络。她们就这样坐在原木上，静静地看着对面那座高峻的大山。太阳一跃露头的时候，她们都同时抬手去遮挡住额头，像是在迎接一场光芒万丈的仪式。

沃吉感到有一小团阳光扑进了裙袍里，低头，她看见小孙女正仰头朝她笑。沃吉就用鼻子去蹭了蹭她的小脸蛋，那热乎的气息使她发出了嘻嘻的笑声，那样子就像一头母牦牛在对着小牦牛表达绵厚悠长的感情。

两位老人用看了初升太阳的眼睛，去看沃吉领着小孙女清扫通向磨房沟那段路面的背影，去看一户户土瓦盖顶的石墩子房，还有宽广的正在拔节的青稞地，她们放下了遮挡在额上的手，轻托在腮边，像她们悠悠地唱完了一首牧村晨曲。

那年 我参军到部队

唐雪元(四川成都)

人这一辈子，总有一段记忆让你萦怀，总有一帧往事让你难忘。对于我来说，1996 年这个年份，就令我刻骨铭心，回味无穷，至今珍藏在军旅的信札里。

上世纪九十年代，正是沿海打工潮风起之时，我可选择当兵。

我的老家，在湖南株洲县关王村，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一直有着崇尚尚武、爱国拥军的光荣传统。

湘之东，有忠魂。正因这样的地方红色历史的影响和家史家风的传承，小时候，我就很喜欢看《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战争题材的电影和小人书，常常被勇猛杀敌的英雄形象深深地感染着、鼓舞着。那时，青涩少年的我，早已在心里埋下了一个从军梦。

记得 1996 年冬天，我跟村中的子峰叔打工回来，途经乡政府，见到处贴了征兵标语，那个军装梦哟，顿时心生，于是在到他家后，向他表露了心声：“我要当兵去！”

当时，子峰叔披着件衣服，坐在他家大门的竹椅上，没有吭声，只是不停地吸着烟。过了很久，他语重心长地说：“你现在跟我去打工，只是暂时的，你才 18 岁，到部队怕你吃不了那个苦哟，再说，你继父有一手好手艺，你咋不跟他学木匠，学出来了，当个木匠也不错嘛，发家奔小康也稳当哟。”听了子峰叔所说，我没敢吱声，随后，便悄悄地回了家，同母亲也没说此事。那一夜，我想了许多，虽然当兵的事，八字还没有一撇，却让我兴奋不已，彻夜难眠。“当兵去！”辗转了一夜的我，终于下定决心。

第二天，我又找到子峰叔，他骑摩托车载我前往乡政府报名。我一路过关斩将，顺利通过了乡、县上的体检和政治审查。

我记得，离开家的那天清晨，母亲起得很早，煮了 10 个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塞进了我的军挎包。然而，继父看着我，眼里有些

忧伤，嘴唇扬了几次，终究一句话都没说。此时，我傻傻地站着，眼眶啥时红了也不知道，无意间伸手摸了摸脸蛋，有几滴滚烫的东西，挂在两颊上，那似乎是一个男儿的泪珠，也是离别时的不舍。走的时候，邻居们都赶来为我送行。难得子峰叔有心，组织了村中我的发小胡洋、唐明辉和朱继共，叫来了一辆“皮卡”车，将一个大鼓敲得震天响，鞭炮响起，父老乡亲们纷纷给我送上祝福。这其中，一个绰号叫“金鸭公”的金爷爷，拄着拐杖，他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还从怀里掏出二张皱巴巴的 10 元大钞，递到我手里，说是给我当路上的“茶钱”，勉励我干出名堂来。如果回来探亲，届时记得到他家玩。姐姐也来了，眼眶红红的，欲语泪先流，她哽咽着说，爹不在了，你这又一去，心里难受。临行，她一再叮嘱我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安地回来，她不希望我入党立功，就盼我平安回来。还把省吃俭用的 20 元，都换成 2 元的票子，新新的、厚厚的，也沉甸甸的，大概是表达对我的厚望吧。现在回想起来，当年乡亲与姐姐送我参军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不由让人泪目而终身难忘……

当天下午，我们一百多名新兵，穿着崭新的军装，胸佩大红花，在欢送的锣鼓声、鞭炮声中，在《咱当兵的人》的旋律回荡下，乘坐几辆解放牌大卡车，挥别了亲人和故土，来到了株洲火车站，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军列上，当我回望熟悉的湘江和家园，百感交集。

现在，回首“当兵之初”那段经历，已经成为了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火热的军营，让我挥洒了青春，也得到了洗礼，可以说，那是激情的飞越，又是豪壮的岁月。

每当听到“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这首歌词生动、旋律优美的歌曲时，我总认为，就是对我那段过往岁月的一种诠释和回望。

川北凉粉

汪清英(四川南充)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在四川南充，当你走进烟火沸腾的大街小巷，那扑鼻而来的蒜香、醋香、酱香，触动你的味蕾，刺激你的舌苔，唤起你的乡思。

双脚不由自主地拐到小摊上、店铺里，往凳子上一坐：“老板，来碗凉粉。”稍候，一碗晶莹如玉，爽滑细嫩，浇着红油，伴有秘制佐料，香味扑鼻的川北凉粉就端上来了。

唆一口，便觉吞下了人间所有的烦恼，山川五岳，一马平川；再拨拉一筷，小时候妈妈的味道，一寸一寸地从舌尖，慢慢浸润至心田，治愈着你的乡愁，眼前敞亮，身心晴朗。窸窣窸窣，不觉三两碗已然下肚，大快朵颐。

中国多地都有制作凉粉小吃的习俗，地域不同，原材料有别，也就形成了不同风味的凉粉。

凉粉，既可热吃，也可冷吃。用刀子打成片子的叫片子凉粉，用旋子刮成条状的叫旋子凉粉。装盘浇碗，浇上红色辣椒油，配上绿色荆芥，佐以麻油、香醋、细盐、姜蒜汁，色香俱全，香气四溢，让人垂涎。

南充市的小吃凉粉众多，有一款凉粉，因其用料考究，做工精细，口感独特，绿色健康，深受人们的喜爱，人们便以这座城市的地理坐标命名为“川北凉粉”。

川北凉粉的主料豌豆，采用嘉陵江以南的颗粒饱满的麻豌豆。

磨制熬好后呈粥状的凉粉，用瓦缸定型，自然冷却。这样入口更柔软，细嫩，劲道。辅料小榨浓香纯菜籽油，沉淀 90 天以后，铁锅熬煮，再倒入瓦罐中冷却。佐料辣椒，选用川北苍国之乡山南的二荆条、尖椒、小米椒，晒干后于铁锅中焙炒，舂碎，筛分。香料选用 32 种纯天然中药香辛料，严格

按照 24 道工艺工序，科学去辛增浓处理，佐以冰糖，加入瓦罐中熬冷却后的菜油里，再窖藏于黄泥土中 30 天。

这样匠人匠心炼制的香油调料，食后不上火，而豌豆具有祛湿去热之功效，粗粮细吃，裨益身体，这是劳动者的智慧。所以民谚云：“川北凉粉嫩又香，一天三遍吃不伤。”时间为经，匠心为纬。川北凉粉，源于蜀汉，兴于明清，盛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2003 年，川北凉粉店改制，由第六代传人李华女士及其先生任其胜注册“四川川北凉粉饮食文化有限公司”，拓展为餐饮综合服务产业和国际绿色农副产品加工连锁企业，拥有国内外 300 余家连锁店，4000 余名员工，其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2016 年，荣膺“中国金牌旅游小吃”。

川北凉粉，不仅历史悠久，味道独特，其传承过程更具传奇。

清光绪年间，嘉陵江渡口码头，在渔舟货船之间，在沙丘卵石之上，有两个凉粉棚：大棚姓薛，人称薛凉粉，婆媳二人经营冷吃旋子凉粉；小棚姓谢，名叫谢凉粉，父子两个经营热食片子凉粉。两家凉粉，虽冷热有别，但都绵软细嫩、麻辣鲜香，爽口宜人、回味无穷。相对而立大小棚，招呼南来北往客。

旗幡飘拂，如欲牵手缠绵；猎猎作响，恰似爱情宣言。江水浅唱，江风轻拂；岁月无情，时间有爱。乱世风雨中，两家互帮互助，暖了寒冬，凉了盛夏。四心相碰，两两相悦，谱写爱的乐章。经年之后，谢氏父子分别迎娶薛氏婆媳。此后，两棚合为一家。

灵魂上的融合，契合了凉粉制作技术，味道更加巴实，闻名遐迩。码头的美味与爱情，川北的凉粉与传奇，留味至今，流芳于世。



云南程海风光(之一) 张朝凤摄

听取越西两滴水声（组诗） 黄世海(四川成都)	千年的光阴中 提炼出两滴水 ——水观音、锛头尖	
	在越西的光与影中，久久地 粼粼着	从一千八百多年的光阴中 提炼出来的两滴水 养活的彝寨、茶马古道、普雄梯田 以及苹果园…… 都以水作为精华，经久不息
	行走越西，流水潺潺 恍若温柔的耳语，叮咚着响 但这只是我的错觉 其实，水观音的水与锛头尖的水 一个在南，一个在北 皆安静无声	此刻，每一位行走在 湿漉漉的越西古城的人们，把汗水 洒了一路。似乎，弥散出 一阵阵浓郁的包谷酒香
	这水，浇灌着越西的时空 即便是同一滴水，在每一个人心里 也流淌着不同的姿势 酿酒、洗衣，或做九大碗	一滴水的高度 在锛头尖顶端的清凉 以一种疾速的碎响，从高处 流淌下来，停留于我的嘴唇
	但这两滴水，都蕴藏着与时代 相应的温度 抑或湿度，浸润着生生不息的风雨 以及烟火。书古湿地上 那一轮水灵灵的月光，像梦境	山巅回响，冰雪丰盈 一座山。溢出来的翅膀 给一杯水命名：俄落则俄或 4791
还有比越西更久远的 水韵么？		一只塑料瓶式的家园，大胆 收藏着原始的清凉 把你所有的征途，化作一次远行

